

伽藍記序

後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兼
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
東土靡記自項目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像
夜臺圖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惟
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
教逾盛王侯賚臣棄象馬如脫履庶士豪家捨資財
若遺跡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

模山中之影金刹與靈臺比高宮殿共阿房等壯豈
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
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
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
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
庭樹遊兒牧豎躡躅於九逵夫耕稼藝黍於雙闕
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
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
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

其中小者取其詳異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山爲
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爲丑篇余才非著述
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大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亮營
造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門名東面有三門北頭
第一曰建春門漢曰上東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
是也魏晉曰建春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東陽門漢曰東中門魏晉曰東陽門高祖因
而不改

次南曰青陽門漢曰望京門魏晉曰清明門高祖改爲清陽門

南面有四門東頭第一曰開陽門初漢光武遷都洛陽作此門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來在樓上後鄒郡開陽縣言南門一柱飛去使來視之則是也因以開陽縣爲名自魏及晉因而不改高祖亦然次西曰平昌門漢曰平門魏晉曰平昌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西曰宣陽門漢曰津陽門魏晉曰宣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西面有四門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漢曰廣陽門魏晉因而不改高祖改爲西明門

次北曰西陽門漢曰雍門魏晉曰西明門高祖改爲西陽門

次北曰闔闔門漢曰上西門上有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魏晉曰闔闔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北曰承明門承明者高祖所立金墉城前東西大道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

南寺高祖數詣寺沙門論義故通此門而未有名世
人謂之新門時王公卿士當迎駕於新門高祖謂御
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詩云謁帝承明廬此門宜以承
明爲稱遂名之

北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
帝造三層樓去地十丈高祖世宗造三層樓去地二
十丈洛陽城門樓皆兩重去地百尺唯大夏門甍棟
于雲

東頭曰廣莫門漢曰穀門魏晉曰廣莫門高祖因而
不改自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連被諸城
上也

一門有三道所謂九達

洛陽伽藍記目錄

卷一

城內

永寧寺

建中寺

長秋寺

瑤光寺

景樂寺

昭儀尼寺

胡統寺

修梵寺

景林寺

建春門司農寺

卷二

城東

明懸尼寺

龍華寺

瓊珞寺

宗聖寺

崇真寺

魏昌尼寺

石橋南景興寺

建陽里太康寺

莊嚴寺

泰大上君寺

正始寺

平等寺

景寧寺

卷三

城南

景明寺

大統寺

太上公二寺

報德寺

勸學里正覺寺

龍華寺

菩提寺

高陽王寺

崇虛寺

卷四

城西

中覺寺

宣忠寺

王興御寺

白馬寺

佛藍記

卷五

光寶寺

法雲寺

準財里開善寺

追光寺

融覺寺

大覺寺

永明寺

卷五

城北

禪虛寺

凝玄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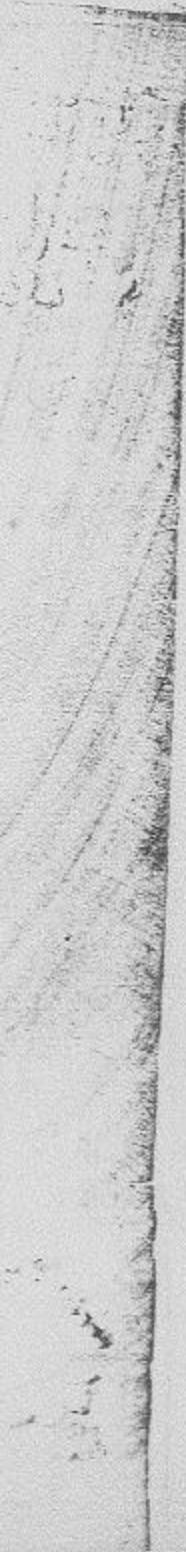
加蓋記

目錄

中國書局

金

四





伽藍記卷一

後魏 楊衒之著 徐仁毓閱

城內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闔闔門南一里御道西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隣御史臺闔闔門前御道東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丘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石衛府府南有

太尉府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級府府南有太社
社南有凌陰里卽四朝時藏冰處也凌里孕切
又如字中有

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刹復高十
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遙已見之初掘基至
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
建過度也刹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
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鑠四道引刹
向浮圖四角鑠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
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鑠合上一下有一百二十鐸浮

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窓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
鈴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窮
造形之力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日
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音聞及十餘里浮
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
人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
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瑣綺疏
難得而言枯椿松柏扶疎拂檐翠竹香草布濩堦墀
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於斯也外

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寺院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墻也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今端門圖以雲氣畫彩仙靈綺錢青瓈赫麗華拱夾門有四力士四獅子節以金銀加之珠玉裝嚴煥炳世所未聞東西兩門皆亦如之所可異者唯樓兩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鳥頭門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奔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詔中書舍人常景爲寺碑文景永昌河內人也繁學博通知

名海內太和九年爲高祖所器拔爲律學博士刑法疑獄多訪於景正始初詔刊律令永作通式敕景共治書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相瑩員外散騎侍郎李琰之等撰集其事又詔太師彭城王勰青州刺史劉芳入預其議景討正科條商榷古今甚有倫序見行於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芳造洛陽宮殿門閣之名經途里邑之號出除長安令時人比之潘岳其後歷位中書舍人黃門侍郎秘書監幽州刺史儀同三司學徒以爲榮焉景入參近侍出

爲侯牧居室貧儉事等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滿架景
所著文集數百餘篇給事封暉伯作序行於世裝飾
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常中臨京師若
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銜之常與河南君
胡孝世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時有西域沙門
菩提達摩者波斯波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
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贊
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
遍而此寺精麗遍闇浮所無也極佛界亦未有此口

唱南無或合掌連日至孝昌二年大風發屋拔樹剝
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命工匠更著新瓶建
義元年太原王爾朱榮總士馬於此寺榮字天寶北
地秀容人也世爲第一領民酋長博陵郡公部落八
千餘家馬有數萬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
崩無子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年三歲太后貪
秉朝政故以立之榮謂并州刺史元天穆曰皇帝晏
駕春秋十九海內士庶猶曰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
以臨天下而望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國恩不能坐

看成敗今欲以鐵馬三千赴哀山陵兼問侍臣帝崩
之由君竟謂何如穆曰明公世誇英武志雄才傑出
部落之民控弦一萬若能行廢立之事伊霍復見於
今日榮卽其穆結異姓兄弟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爲
盟主穆亦拜榮於是密議長君諸王之中不知誰應
當璧遂於晉陽令別鑄像不成唯長樂王子攸像光
相具足端嚴特妙是以榮意在長樂遣蒼頭王豐入
洛約以爲主長樂卽許之共剋期契榮三軍皓素揚
旌南出太后聞榮舉兵召王公議之時胡氏專寵皇

宗怨望入議者莫肯致言唯黃門郎徐紇曰爾朱榮
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張戟指闕所謂窮
轍拒輪積薪候燎今宿衛文武足得一戰但守河橋
觀其意趣榮懸軍千里兵老師敝以逸待勞破之必
矣后然紇言卽遣都督李神軌鄭季 等領衆五千
鎮河橋四月十一日榮過河內至高頭驛長樂王從
雷陵北渡赴榮軍所神軌季 等見長樂王往遂開
門降十二日榮軍於芑山之北河陰之野十三日召
百官赴駕至者盡誅之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者二

千餘人十四日車駕入城大赦天下改號爲建義元年是爲莊帝肇升太極解綱垂仁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恩南闕加榮使持節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北道大行臺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其天穆爲侍中太尉公世襲并州刺史上黨王起家爲公卿牧守者不可勝數二十日洛中草草猶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懷異慮貴室豪家棄宅竄竄貧夫賤士襁負爭逃於是出詔濫死者普加褒贈三品以上贈三公五品以上贈令僕七品以上贈州牧白

民贈郡鎮於是稍安帝納榮女爲皇后進榮爲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餘官如故進天穆爲大將軍餘官皆如故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兵顥莊帝從兄也孝昌末鎮汲郡聞爾朱榮入洛陽遂南奔蕭衍是年入洛莊帝北巡顥登皇帝位改年曰建武元年顥與莊帝書曰大道既隱天下匪公禍福不追與能義絕朕猶庶幾五帝無取六軍故以糠粃萬乘錙銖大寶非貪皇帝之尊豈圖六合之富直以爾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王終爲魏賊逆刃加

於君親鋒鏑肆於卿宰元氏少長始欲無疑已有陳
恒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欲
篡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
養待時臣節詎久朕覩此心寒遠投江表泣請梁朝
誓在復恥風行建業電赴三川正欲問罪於罪朱脫
公卿於柱梏恤深怨於骨肉解蒼生於倒懸謂卿明
眸擊節供來見吾共叙哀悴同討兇羯不意駕人城
阜便爾北渡雖迫於兇手勢不自由或訴生素懷棄
劍猜吾聞之永歎撫衿而失何者朕之於卿兄弟非

遠連枝分葉興滅相依假有內闖外猶禦侮況吾與
卿睦厚偏篤其於急難凡今莫如棄親卽讐義將焉
據也且爾朱榮不臣之跡暴於旁午謀魏社稷愚智
同見卿乃明白疑於必然託命豺狼委身虎口棄親
助賊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若剋城邑絕非
卿有徒危宗國以廣寇仇快賊莽之心假卞莊之利
有識之士咸爲慚之今國家隆替在卿與吾若天道
助順誓茲奉舉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脫天不厭亂
胡羯未殄鳴嗚狼噬薦食河北朱榮爲福於卿爲禍

豈伊異人尺書道意卿宜三覆義利是圖富貴可保
徇人非慮終不食言自相魚肉善擇元吉勿貽後悔
北黃門郎祖瑩之詞也時帝在長子城太原王上黨
王來赴急難六月帝圍河內太守元桃湯車騎將軍
宗正珍孫等爲顓守攻之弗克時暑炎赫將士疲勞
太原王欲使帝幸晉陽至秋更舉大義未決召劉助
筮之助曰必克於是至明盡力攻之如其言桃湯珍
孫並斬首以殉三軍顓聞河內不守親率百僚出鎮
河橋特遷侍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硃石七月帝至河

陽與顓隔河相望太原王命車騎將軍爾朱兆潛師
渡河破延明於硃石顓聞延明敗亦散走所將江淮
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別顓與數十騎
欲奔蕭衍至長社爲村民斬其首傳送京師二十日
帝還洛陽進太原王天柱大將軍餘官亦如故進上
黨王太宰餘官亦如故永安三年逆賊爾朱兆囚莊
帝於寺時太原王位極心驕功高意侈與奪臧否肆
意帝怒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
生九月二十五日詐言產太子榮穆並入朝莊帝手

刃榮於光明殿穆爲伏兵魯遷所殺榮世子部落大
人亦死焉榮部下車騎將軍爾朱陽都等二十人隨
入朱華門亦爲伏兵所殺唯右僕射爾朱世隆素在
家聞榮死總榮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至十月一日
隆與妻鄉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爲榮追福薦齋
卽遣爾朱俟討伐爾朱弗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白
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喪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
書牛法尚謂歸等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
法無親已依正刑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何爲不

隆官爵如故歸曰臣從太原王來朝陛下何忽今日
枉致無理臣欲還晉陽不忍空去願得太原王尸喪
生死無恨發言雨淚哀不自勝群胡慟哭聲振京師

帝聞之亦爲傷懷侍中朱元龍齋鐵券與世隆待之
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謂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道
濟生民赤心奉國神明所知長樂不顧信誓枉害忠
良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爲太原王報仇終不
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爲長樂知其不款且以言帝
帝卽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

日卽得萬人與歸等戰於郭外兜勢不摧歸等屢涉
戎場便利擊刺京師士衆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
從心三日頻戰而游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
中人李荀爲水軍從上流放火燒橋世隆見橋被焚
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原子恭黃門郎楊
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隆至高都立太原太子長廣
王等冕子爲王改號曰建元元年爾朱氏自封王者
八人長廣王都晉陽遣頽川爾朱兆舉兵向京師子
恭軍失利兆自雷陂陟波擒莊帝於式乾殿帝初以
黃河奔急謂兆未得猝濟不意兆不由舟楫憑流而
渡是日水淺不及馬腹故及此難書契所記未之有
也衍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橋凝於滹水昭烈中起的
盧踊於泥溝皆理合於天神祇所將故能功濟宇宙
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聲行窮鳥獍阻兵安忍賊
害君親皇靈有知鑒其凶德反使孟律田漆贊其逆
心易稱天道禍盈鬼神福謙以此驗之信爲虛說時
兆營軍尚書省建天子金鼓庭設漏刻嬪御妃主皆
擁之於幕錄帝於寺門樓上時十二月帝患寒隨兆

乞頭巾兆不與遂囚帝送晉陽縊於三級寺帝臨崩禮佛願不爲國王又作五言曰權去生道促憂來死路長懷恨出國門含悲入鬼鄉隧門一時閉幽庭豈復光思鳥吟青松哀風吹白楊昔來聞死苦何言身自當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宮赴京師葬帝靖陵所作五言詩卽爲輓歌詞朝野聞之莫不悲慟百姓聞者觀者悉皆掩涕而已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帝登臨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火初從

第八級中平旦火發當時雷雨晦冥襍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入地柱火尋柱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至七月中平陽王爲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十月而京師遷鄴

建中寺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閩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

間廊廡克溢堂北宣光殿門匝乾明門博敞弘麗諸
王莫及也在西陽門內御道北謂延年里劉騰宅東
有太僕寺寺東有乘黃署署東有武庫署卽魏相國
司馬文王府武庫東至閭闔門是也西陽門內御道
有永康里內復有領軍將軍元義宅掘故井得石銘
云是漢太尉荀或宅正光年中元義專權太后幽隔
永巷騰爲謀主義是江陽王繼之子太后妹晉熙平
初明帝幼冲諸王勸土太后拜義爲侍中領軍左右
令總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永巷六年太后哭曰
養虎自齧長虺成蛇至孝昌年太后反政遂誅義等
沒騰田宅元義誅日騰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發墓
殘尸使其神靈無所歸聚以宅賜王雍建義元年尚
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爲榮追福顯以爲寺朱門黃
閣所謂仙居也以前廳爲佛殿後堂爲講堂金花寶
蓋遍滿其中有一涼風臺本騰避暑之處淒涼常冷
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

長秋寺劉騰所立也騰初爲長春令卿因以爲名在
南陽門內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卽是晉中朝時

金市處寺北有濛汜池夏則有水冬則竭矣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刹耀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什迦在虛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綵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闔閨門御道北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遊園中有凌雲臺即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望遠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宜慈觀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丹楹刻桷圖寫列仙刻石爲鯨魚背負釣臺旣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有龍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臺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妙美永寧講堂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亘戶牖相

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腳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並壯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依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入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爾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人入寺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謔京師語曰汝陽女兒急作善璫光寺尼奪女壻璫光寺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卽魏氏所築晉永康中惠帝幽於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永嘉中所築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歲久遠形制如初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城門爲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

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懌是孝文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弟聞閩南御道西望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義井里北門外有叢樹數株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供給行人飲水庇蔭多有憩者有佛殿一所像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

連接輕條拂戶花葢被庭至於六齋常設女樂歌聲
達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
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爲至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
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後汝南王悅復修之悅是文
獻之弟詔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抃殿亭飛
空幻惑世所未覩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刹驢拔井植
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賜食士女觀者目亂精迷自
建已後京師頗有大兵此戲遂隱也

昭儀尼寺閻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

東陽門內道北太倉導官二署東南治粟里倉司官
屬住其內太后臨朝閻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
是以蕭忻云高軒斗升者閻官發婦胡馬鳴呵者莫
非英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也愛尚文藉少有名譽
見閻寺寵盛遂發此言因卽知名爲治書侍御史寺
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
出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
比堂前有酒樹麪木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
泉也衛之按杜預注春秋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按

晉太倉在建春門內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地今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池西南有愿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立也佛堂前有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遶柯葉傍布形如羽蓋覆高五尺又葉凡爲五重每重葉生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布施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爲惑衆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寺南有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不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坐上銘云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令荀勗造暉遂捨宅爲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應卽殞倒衆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

胡統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入道爲尼遂居此寺在永寧南一里許寶塔五重金刹高聳洞房周匝對戶交

窓朱柱素璧甚爲隹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太后說法其資養錫流從無此也

修梵寺清陽門內御道北嵩明寺復在修梵寺西並墁牆峻宇北屋連薨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剛鳩鵠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摩云得其真相也寺北有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迨今猶有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刑鸞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逾桐楊夾植當世名爲貴里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邢鸞家常掘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遂卒矣

景休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檻炫日繡桷迎風實爲勝地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巧構難比加以禪閣虛靜隱室凝遠嘉樹夾

牖芳杜匝堦雖云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餐風服道結跏數息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爲其文白頭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靜丘園故徵學極六經疏通百氏晉泰初起家爲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爲事注周易行之於世也

建春門內御道南有句盾典農藉田三署藉田南有司農寺御道北有空地擬作東宮晉中朝時太倉處也太倉南有翟泉周廻三里卽春秋所謂王子虎晉狐偃盟於翟泉也水猶澄清洞底明靜鱗甲潛泳辨其魚鱉高祖於泉北置河南尹晉中朝時步廣里也泉西有華林園高祖以泉在園東因名蒼龍海華林園中有大海卽漢天淵池池中猶有文帝尤華臺高祖於臺上造清涼殿世宗在海內作蓬萊山山上有仙人館山有釣臺殿並作虹蜺閣乘虛來往至於三月禊日季秋良辰皇帝駕龍舟鷁首遊於其山西西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以給百官海西南有景山殿東有羲和嶺嶺上有溫風室山西有姮娥峰峰上有寒露館並飛閣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玄武池山南有

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危臺景陽觀山南
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棗長五寸把
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
出崑崙山一日西王母棗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
照徹得嚴霜乃熟亦出崑崐山一日王母桃也柰林
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
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
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英
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爲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
不得言誤也銜之時爲奉朝請因卽什曰以舊覆之
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咸稱善以爲得其旨歸奈林
西有都堂有流觴池堂東有扶桑海凡此諸海皆有
石竇流於地下西通穀水東連陽渠亦與翟泉相連
若旱魃爲害穀水注之不竭離畢傍潤陽穀泄之不
盈至於鱗甲異品羽毛殊類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



伽藍記卷二

城東

明懸尼寺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樓
南穀水周廻繞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檻有四
柱在道南銘云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
孝昌三年大雨頽柱如埋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銘
之按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退之西征記並云晉太
康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並生在江表來
遊中土暇因征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

諸道路便爲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寺東有中朝時常浦倉高祖令爲租場天下貢賦所聚蓄也

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所立也在建春門外陽渠南寺南有租場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云此臺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太后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疑閒堂所與內講沙門打爲時節孝昌初蕭衍子豫章王蕭綜來降聞此鐘聲以爲奇異遂造聽鐘歌詞三首傳於世綜字世讚僞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寶卷臨政淫亂吳人苦之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爲主舉兵向秣陵事旣克捷遂殺寶融而自立寶卷有美人吳景暉時孕綜經月衍因納景暉及綜生認爲己子小名緣覺封豫章王綜形貌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綜遂歸我聖闕更改名曰讚字世務始爲寶卷追服三年喪明帝拜綜太尉公封丹陽王永安年中尚莊帝妹壽陽公主字苔翠公主容色美麗綜甚敬之與公

主語常自稱下官後除齊州刺史加開府及京師領
覆綜棄州北委席爾朱世隆專權遣取公主至洛陽
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世隆怒之
遂縊死之矣

瓔珞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所謂建陽里也卽中朝
時白杜地董威輦所居處里內有瓔珞慈善暉和通
覺暉玄宗聖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里內士庶
二千餘戶信崇三寶衆僧利養百姓所供也

宗聖寺有像一軀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
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輝赫
獨絕世表妙伎襍樂亞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
觀看也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聞羅王檢閱以
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一比
丘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
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
丘云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聞羅王
去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龐行令惟

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
唯好講經實不諳誦閻羅王曰付司卽有青衣十人
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異似非好處有一比丘
云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極越造一切經人
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
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
財物旣得他物貪心卽起旣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
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
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冀西太守造
靈覺寺成卽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
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
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
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卽訪寶明寺城東有
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寺禪林靈覺寺
三寺間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議
曰人死有罪福卽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
之詔不聽持經像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像者
任意疑亦入白鹿山小隱修道自此以後京師比丘

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出建春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南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卽中朝牛馬市刑嵇康之所也橋北大道西有建陽里大道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河間劉宣明宅神龜年中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談以枉死宣明少有名譽精通經史危行及於誅也

魏昌尼寺闡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里東南角卽中朝牛馬市處也刑嵇康之所臨東石橋北橋南北行晉太康元年中朝時市南橋也澄之等益見北橋銘因而以橋爲太康所造也

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闡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輦去地三尺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揚確像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像絲竹襯伎皆由旨給

建陽里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洛陽縣臨渠水縣門外有洛陽令楊機清德碑綏民里東崇義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

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
信遂問寺之由諸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
立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甌爲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
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甌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
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月辛巳儀同三
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
服逸言號爲聖人子休遂捨爲靈應寺所得之甌還
爲三層浮圖好事者遂尋問晉朝京民何如今日逸
日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與今日相倡又云自永
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
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
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亡而不殺觀
其治典未爲兇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苻堅
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君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
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
已甚矣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爾及死也碑文
墓誌必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
蓮衡爲臣與伊臯等跡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塵孰

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矣
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慚逸此言步兵校
尉李澄問曰太尉府前輒浮圖形製甚古猶未崩毀
未知早晚造逸曰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
所作汝南王聞之而異之拜爲義父因而問何所服
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閒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嘗爲
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常給步挽車一乘遊
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跡三年已後遁去莫知所
在崇儀里東有七里橋以石爲之中朝杜預之荊州
曰頓之所也七里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號爲三門
離別者多云相送三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也

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所謂東安里也北
爲租場里內有駙馬都尉司馬沈濟州刺史介宣幽
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孫驥四宅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在東陽門御道北所謂
暉文里里內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實冀州刺史李
秘書鄭道昭等四宅並豐堂掘起高門洞開趙逸

云延寶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寶宅東有修和宅是吳王孫皓宅李宅是晉司空張華宅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天下號父爲秦太上公母爲秦太上君爲母追福因以名焉中有五層浮圖一所刹入雲高門向街佛事莊飾等於永寧誦室禪堂周流重疊花林芳草遍滿堦墀常有大德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趙逸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李宅是晉司空張華宅太傅李延寶者莊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歸去奉辭帝謂寶曰懷輒音專下同之俗世號

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寶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稱遠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閒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輒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曰聞至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輒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輒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譖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腹中不懷

愁懷輒之義起在於此也。穎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仁義，內懷鄙吝，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成名威，勢所在側肩競入，求其榮利，甜然濃酒譬阿布在京邑，聞懷輒慕勢，或共恥之。唯崔孝忠一人，不以爲意。問其故，孝忠曰：營丘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孔林禮義所出，今雖凌遲，足爲天下模楷。荀濟曰：非許郭不識東家，雖復苗莠，自口未宜榮辱也。

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爲名，在東陽門外御道南，所謂敬義里也。里內有典虞簷宇，清淨美於景林。衆僧房前高林，對牖青松，青檉連枝，交映多有枳樹，而不中食。有石碑一枚，背有侍中崔光施錢四十萬，陳畱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餘百官各有差，少者不減五千已下。後人刊之。敬義里南有招德里，里內有尚書僕射游肇御史尉李彪七兵書崔林，幽州刺史常景司農張倫等五宅。彪景出自儒生，居室儉素，唯倫最爲豪侈。齋宇光服玩精奇，車馬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入逾於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
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嵌崟相屬深谿洞壑遞送
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
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
山情野興之士遊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踈誕麻
衣葛巾有逸民之操見偏愛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
賦行傳於世其辭曰今于童者昔先民之重由朴由
純然則純朴之體與造化而津梁濠上之客柱下之
史悟無爲以明心託自然以圖治輒以山水爲富不
以章甫爲貴任性淳沈若淡兮無味今司農張氏實
踵其人巨量煥於物表夭矯洞達其真青松未勝其
潔白玉不比其稱心托空而栖有情入古以如心旣
不專流宕又不偏華尚十居動靜之間不以山水爲
忘庭起半丘半壑聽以目達心想進不爲身榮退不
爲隱放爾乃決石通泉拔嶺簷前與危雲等並危
與典棟相連下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纖列之
狀如一古崩剝之勢似千年若乃絕嶺懸波蹭蹬蹉
跎泉水未徐如浪峭山石不高復危多五尋百援十

步千過則知巫山弗及未審蓬萊如何其中煙花霧草或傾或頽霜幹風枝半聳半垂玉蕷金莖散滿堦墀然綺目之色列鼻之馨旣共綠春等茂復與白雪齊青或言神明之骨陰陽之精天地未覺生此人鬼焉職其中羽徒分泊色雜蒼黃綠頭紫頰好翠連芳白鵲生於異縣丹足出於他鄉皆遠來以臻此藉水木以翶翔不意春於沙漠遂忘秋於高陽非斯人之感至伺候鳥之迷方豈不俗之所務入有神怪之異翹能造者其必詩敢往者無不賦或就堯封之地或入多雲之處嶺與海岑隨春之所遠爲神仙所賞近爲朝士所知求解脫於服佩務參次於山陲子英游魚於玉質王喬繫鵠於松枝歌方丈不足以妙詠此處熊多奇嗣宗聞之動魄叔夜聽此驚魂恨不能鑽地出一醉此山門別有王孫公子遜道容儀思山念水命駕相隨峰岑愛曲值石陵欹庭爲仁智之由故能種此石山森列兮草木長有兮風煙孤松既能却老半石亦可畱年若不坐臥兮於其側春夏兮其遊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何所憶

平等寺廣平武穆捨宅所立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
北所謂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木蕭森平臺複道獨
顯當世寺門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
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
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
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有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
臾之間綿濕都盡更以他綿換俄然復濕如此三日
乃止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
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汙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
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王大敗所隨江淮子弟
五千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
如初每經神驗朝夕惶懼禁人不聽觀之至十二月
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於晉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
無主唯尚書令司州牧樂平王爾朱世隆鎮京師商
旅四通盜賊不作建明二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
至郭外世隆以長廣本枝遠行無間逼禪位廣陵王
恭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爲黃門侍郎見元義
秉權輔政多歸近習遂佯啞不預世事永安中遁於

上潞州刺史泉企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拔刀劙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不言

莊帝信其真患放令歸第恭往龍華寺至世隆等廢長廣而立焉禪文曰皇帝裕廣陵王恭自我皇魏之

有天下也累聖聞輔重基衍業奄有萬邦光宅四海

故道溢百王德漸無外而孝明晏駕人神乏主故杜

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地實封陝任惟外相乃

心王室大懼崩淪故推立長樂王子攸以續絕業庶九鼎之命日隆七百之祚唯永然群飛未寧橫流且

及皆狼顧鳴張岳立基址丞相一麾大定海內而子

攸不顧宗社讐忌敷德招聚輕俠左右王遂虐甚割

心痛齊齒劙豈直金版告怨夫烏感德而已於是天

下之望俄然已移竊以寃極不可久曠神器豈容無

主故權從衆議暫馭兆民今六軍南邁已次河浦瞻

望帝京赧然興愧自惟寡薄本枝踈遠豈宜仰冀天

情俯乖民望唯王德表生民聲高萬古往以運屬殷

憂時遭多難卷懷積載括囊有年今天眷明德民懷

奧主歷數允集歌詞同臻乃徐發樞機副茲竚屬便

敬奉璽綬歸於別邸王其寅踐成業允執厥中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敬之哉敬之哉恭讓曰天命至重歷數匪輕自非德協三才功齊四海無以入選帝圖允當師錫臣旣寡昧識無先遠景命雖降不敢仰忝乞收成旨以允愚衷又曰王旣德應圖籙僉屬攸歸便可允執其中入光大釐不勞揮遙致爽神人恭凡讓者三於是卽皇帝位改號曰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爲赦文叙述莊帝枉殺太原王之狀廣陵王曰永安手剪強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謂左右將筆來朕自作之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告之科一依恒式鑾輶杜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內庶士咸稱聖君於是封長廣爲東海王世隆加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王餘官如故贈太原王相國晉王加九錫立廟於芒碭首陽上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故立此廟廟成爲火所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雷雨震電霹靂擊爲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復命百官設太原王配饗司直劉季明議云不合世隆問

其故季明日若配世宗於宣武無功若配孝明親害
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忠爲莊帝所戮以此論之無
所配也世隆怒曰卿亦合死季明日下官旣爲議臣
依禮而言不合聖心俘剪惟命議者咸歎季明終得
無患初世隆北叛莊帝遣安東將軍史仵龍平北將
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原子恭鎮河
內及爾朱兆馬首南向仵龍文義等率衆先降子恭
見仵龍文義等降亦望風潰散兆遂乘勝逐北直入
京師兵及闕下矢流王室至是論功仵龍文義各封

一千戶廣陵王曰仵龍文義於王有勲於國無功竟
不許時人稱帝剛直彭城王爾朱仲遠世隆之兄也
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 瑶爲西兗州刺史先用後
表廣陵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世隆侍宴帝每言
太原王貪天之功以爲已力罪亦合死世隆等愕然
自是已後不敢入朝輒專核國權兇慝滋甚坐符臺
省掾家總萬機事無大小先至隆第然後施行天子
拱已南面無所干預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始
造五層塔一所平陽王武穆王少子詔中書侍郎魏

收等爲寺碑文至二年二月五日土木畢功帝率百僚作萬僧會其日寺門外有石像無故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躬來禮拜怪其詭異中書舍人靈景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還宮七月中帝爲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安至十月終而京師遷鄴焉

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南所謂景寧里也高祖遷都洛邑椿創居此里遂分宅爲寺因以名之制節甚美綺桂珠簾椿第慎冀州刺史懷弟津司空並立性寬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三從朝貴義居未之有也普泰中爲爾朱世隆所誅後捨宅爲建中寺出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西北角有蘇秦塚塚傍有寶明寺衆僧常見泰出入北冢車馬羽儀若今宰相也孝義里東卽是洛陽小市北有車騎將軍張景仁宅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正光年初從蕭何歸化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里民間號爲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在其習御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市

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爲魚鱉市也景仁住此以爲恥遂徙居孝義焉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異人甚厚褰衣渡於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無汗馬之勞高官迴顯永安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爲侍中景仁在南之日與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彪尚書右丞張嵩並在其座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楊元愾給事中大夫王珣是中原士族慶之因醉謂蕭張等曰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之承當在江左秦皇玉

聖今在梁朝元愾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濕蟄攢育蟲蟻疆土瘴腐蛙龜共穴人鳥同群短髮之君無抒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襍以華言復闖楚難言不可變改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劉岱殺父於前龍濬母於後見逆人倫禽獸不異加以山陰請壻賣夫朋淫於家不顧譏笑卿沫其遺風來沾禮化所謂陽翟之民不如瘦之爲醜我魏膺錄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爲鎮四海爲家移風

易俗之典與五常而並跡禮樂憲章之盛陵百王而獨高宜卿魚鱉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梁何爲不遜以至此慶之等見元慎清辭雅句縱橫於奔發杜口流汗含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遂憑

元慎卽口含水噀慶之日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爲飯茗飲作漿哩啜鱈羹啖嗍嗍黃手把豆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急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猶修網魚灑鱉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

鷄頭蚌羹蚌膾以爲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棹遨遊隨波遡洄踐隅沈浮白紵起舞揚波發調急急連去還爾揚州慶之伏撻曰楊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兒更不敢

北海尋伏誅其慶之還

奔蕭衍衍用其爲司州刺史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忌怪復問之曰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爲荒中此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耳目所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

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競相模楷褒衣博帶被及秣陵元慎弘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曾祖泰從宋武入閩爲上洛太守七年背魏來朝帝賜爵臨晉侯廣武郡陳郡太守贈涼州刺史謚侯祖撫明經爲中博士父甜自得丘壑不事王侯叔父許河南令蜀郡太守世以學行著聞名高州里元慎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爲時羈樂山愛水好遊林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善言玄理性嗜酒

飲至一石神不亂常慷慨歎不得與阮藉同時生不愿仕宦爲中散常辭疾退閒未嘗修敬諸貴亦不慶弔親知諸貴爲交友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儀投刺在門元慎稱疾高臥加以意思深長善於醉夢孝昌年廣陵

淵初除儀同三司總衆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袞衣倚槐樹而立以爲吉徵問於元

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爲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

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
問元慎元慎曰卿孰羔大夫孰鴈君當得大夫之職
俄然令伯除爲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
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元慎
解夢義出萬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侯小乖
按令今百里卽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著時人
譽之周宣及爾朱兆入洛陽卽棄官與華陰隱士王
騰周遊上洛山孝義里東市北植貨里里有太常民
劉胡兄第四人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殺猪猪忽唱
乞命聲及四隣人謂胡兄弟相鬪而來觀之乃猪也
卽捨宅爲歸覺寺令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
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
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
陵枝廢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伽藍記卷三

城南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景明年中立因以爲名在宣
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
嵩山少室却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爲文形勝之地
爽塏獨美山縣臺觀光盛一千餘複殿重房交蹠
對雷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
房簷之外皆是山池松竹蘭芷垂列堦墀含風團露
流香吐馥至正元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

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仰激電傍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葦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繁藻或青鳧白雁沈浮於綠水礮礎春蘋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爲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部曹錄像名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闈闔宮前受皇帝散花于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煙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聚負錫爲群信徒法侶持花成數車騎填咽繁衍相仰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爲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雅潤朗下帷覃思溫故知新文宗學府跨班馬而孤上英規勝範陵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輒輳在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得東吳之句藉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末解褐爲世宗挽郎奏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業廢復

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惰賞勤專心勸誘青
領之生競懷雅術沫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
母老辭帝不許之子才辭請懇至涕淚俱下帝乃許
之詔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庭所在之處給事力五人
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
居徒鄴民訟殷繁前革後治自相與奪法吏疑獄簿
領成山乃敕子才與散騎常侍溫子昇撰麟趾新制
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爲治本武定中除驃
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復徵爲
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或自子才
出所製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贊記五百篇皆傳於世
隣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爲美談也

大統寺在景明寺西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
高顯略宅每於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
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千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
爲吾造功德顯略遂造招福寺以世人謂此地是蘇
秦舊宅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以十二斤
與之銜之按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

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跡也

東有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
東寺黃姨所造並爲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爲雙
女寺並門俱鄰洛水林木扶疎布葉垂陰各有五層
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綵畫工比於景明至於六齋
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襯施供具諸寺莫及焉
寺東有靈臺一所基址雖頽猶高五丈餘卽是漢光
武所立者靈臺東辟雍是魏武所立作者至正光中
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窓四闢汝南王
復造翹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失
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北從戎者拜曠夜將軍偏
將軍裨將軍當時甲胄之士號明堂時虎賁駱子淵
者自云洛陽人昔孝昌年成在彭城真同營人樊元
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
臺南近洛水鄉卽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
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徒倚欲去忽見一老公
來問從何而來傍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公云是
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

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具飲訖辭還老公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殷勤老公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綠波漣漪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身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戌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爲馮太后追福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道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

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高祖題爲勸學里里有大覺三寶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鄴周廻有園珍果出焉有梨如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師

勸學里東有延賢里里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

立也。肅字恭懿，琅琊人也。僞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贍學多通才辭美茂爲齊秘書丞。大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制。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爲簿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綿物，日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甚有愧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謁之。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

子胥報楚之意。畢身素服，不聽音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卮。經數年已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卽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何如茗飲？酪漿何如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是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

日沽酒老嫗甕注塢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奴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騶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卽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知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時給事中劉鎬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鎬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茗頭水厄海上有逐寔之夫里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卽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脯貴燕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飲焉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義欲爲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義意答曰下官雖生於水鄉而立身已來未遭陽侯之難元義與舉坐之客大笑焉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並在報德寺之東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師寺皆種襟果而此三寺園林茂盛莫與之爭宣陽門外四里至

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神龜中常景爲勤銘其辭曰浩浩大川泱泱清洛道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

吐伊貫周淹毫近達河宗遠朝海若非惟洛食實日土中上映張柳下據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載融帝世

光宅函夏風前臨少室却負太行制巖東邑峭崿西疆四驗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亡祥觀

右列見丘墳乃禪乃革或質或文周餘九裂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景雕曠天地發輝圖書受命皇建

有極神功無競魏錄仰天玄符握鏡璽運會昌龍圖受命乃瞻書軋永懷保定敷茲景跡沛美洪模襲我

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勤洛汭敢告中區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十丈華表上作鳳皇

似欲冲天勢承樞以南園上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

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

宅歸正里景明初僞齊建安蕭寶夤來降封會稽公爲築宅於歸正里後進爵爲齊王尚南陽長公主寶

黃恥與夷人同列令公主啓世宗求入城內世宗從之賜宅於永安里正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來降處金陵館爲築宅歸正里正德捨宅爲歸正寺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以後賜宅歸德里正光年芮主郁久間河那肱來朝執事者莫知所處

中書舍人常景議云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下可班那肱蕃正儀同之間朝廷從其議又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東夷來附者

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之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盡天地之區矣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閭闔填列青槐蔭陌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爲永橋寺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膾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伊洛鯉鮀貴於牛羊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所

獻皆施五彩屏風七寶坐牀容數人真是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牆走出於外逢樹卽拔遇牆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爲逆賊方侯醜奴所獲畱於寇中永安末醜奴破滅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或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瞋目不敢仰視園中素育一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踉曳鎌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廣陵王卽位詔曰禽獸內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獅子亦令送歸本國送獅子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達遂在路却獅子而返有司糺劾罪以違旨諭廣陵王曰豈以獅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塚取穢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乾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乾曰昔魏時發冢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

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卽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洪字子涵博令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準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下有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秀攜詣準財里訪涵父母果得崔暢其妻魏氏秀攜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一息字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攜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敬駕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攜還具以實陳聞舌遺攜送涵向家暢聞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游於京巷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委於達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奉終里里內之人賣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爲櫬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

棺桑木爲穰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踴貴人疑賣者貨滙發此言也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傍雍爲爾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爲寺正光中雍爲丞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効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楹窈窕連亘飛簷峻宇轡輶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有也出則鳴鶻御道文物成行繞吹發響管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繁竹吹笙絲管迭奏連霄盡日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恆惡衣麤食常無肉味止有韭薤崇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卽以譏罵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

衛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
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
二姬一名修容二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
容亦能爲綠水歌豔姿善么鳳舞並愛領後室寵冠
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久鳳之曲焉高陽
宅北有中甘里里內頽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辯
神情卓異雖黃婉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潘崇
和講服氏春秋於城東昭義里予又攝齊北面就和
受道時趙郡予李間子文曰荀生往何處予文對曰
僕住在中甘里予曰何爲住城南城有四裏里館予
以此譏之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
伊洛崕嶧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窮
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
有我無卿予無以對之崇和曰汝頽之士利如錐燕
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也舉學皆笑焉

崇虛寺住城西卽漢之躍龍園也延熹九年桓帝祠
老子於躍龍園設華蓋之坐用郊天之樂此其地也
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憇者多見妖怪是以人皆

仇藍言

外三

去之遂立寺焉



御藍記卷四

城西

沖覺寺太傅清河王憚捨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憚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憚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並受遺詔輔翼孝明時帝始年六歲太后代總萬幾以憚名德茂親體道居正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際勢傾人主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俯臨朝市日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退賓堂形製並如清暑殿土山釣池冠於當世斜峯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鶉塔叢花藥懌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輻輳府僚臣佐並選雋民至於清晨美景騁望祖臺珍奇具設琴笙並奏芳醴盈罍嘉賓滿席使梁王愧兔苑之游陳思慚雀臺之讌正光初元義秉權閉太后於後宮薨憚於下省孝昌元年太后還總萬機追贈憚太子太師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輶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挽歌二部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謚曰文獻圖憚像於建始殿拔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爲黃門侍郎徙王國卿爲執戟者近代所無也爲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徽所立也在西陽門外一里御道南永安中北海入洛莊帝北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唯徽獨從莊帝至長子城大兵阻河雄雌未決徵願入洛陽捨宅爲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彈遂捨宅焉永安末莊帝謀殺爾朱榮恐事不果謀計

於徽徽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
曰后懷孕十月今始九月可爾以不徵曰婦人生
產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爲怪帝納其謀遂唱生
太子遣徽馳詔至太原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
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帽歡舞盤旋徽素大度量
喜怒不盈於色兼殿內外歡叫榮遂信之與穆並入
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
色變帝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旣誅拜徽太師司
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徧被委任及爾朱兆擒莊帝
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校以
有舊恩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始聞爾朱兆募城
陽王甚重擒獲者千戶矣今日富貴至矣遂斬送之
徽初投祖仁家齋金一百斤馬五十疋祖仁利其財
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總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
無罪懷璧其罪信矣哉兆得徽首亦不勲賞祖仁兆
忽夢徽云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
取之兆悟覺卽自思量城陽位望隆重未聞清貧常
自入其家採跡本無金銀此夢或真至曉掩祖仁徽

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一百斤
馬五十疋兆疑其藏隱依夢徵之祖仁諸房素有金
三十斤馬三十疋盡送兆猶不滿數兆乃發怒捉祖
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以爲
交報楊銜之云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禍之門餘殃
所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微徽卽托夢增微金馬
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雖
魏其疾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能加
也

宣忠寺東王典御寺闔官王桃湯所立也時閻食伽
藍皆爲尼寺惟桃湯獨造僧寺世人稱之英雄門有
三層浮圖一所工踰昭義宦者招提最爲人寶至於
六齋常擊鼓歌舞也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
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人長丈六頃皆日月光明胡
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
經而來因以爲名明帝崩起祔洹於陵上自此以後
百姓冢上或作浮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

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真容浮圖前奈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奈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並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爲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一實直牛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醜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識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聞之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能解建義元年后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有洛人建法和請占早晚當有官爵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月餘法和父喪大竹者杖東廂屋者倚廬初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光寶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爲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而歎曰晉朝石塔寺今爲光寶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埋滅惟有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洛堂前五步應有一井衆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

填塞甌口如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地平
衍菓菜葱青莫不歎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美
彼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傍京邑士子至於
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遊此寺雲車接軫
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爲興
適普泰末雍州刺史隴西王爾朱天光總士馬於此
寺寺門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
於東市也

法雲寺西域烏陽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也在光寶
寺西隔墻並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卽
曉魏言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解是以道俗貴賤同
歸仰之作祇洹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爲胡飾
丹素發彩金碧垂輝摹寫真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
光壯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仰慕之內珍果蔚茂芳草
蔓合嘉木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受持
之戒行真苦難可揄揚秘咒神驗聞浮所無也咒枯
樹能生枝葉咒人變爲驢馬見之莫不忻怖西域所
賣舍利骨及佛牙經像皆在此寺寺北有待中尚書

臨淮王或宅或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風儀詳審容止可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臻貂蟬耀首寶玉鳴腰負荷執笏逶迤複道觀者忘疲莫不歎服或性愛山林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柳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僚友成羣俊民滿席絲桐發響羽觴流行詩賦竝陳清言乍起莫不領其玄奧忘其褊惱焉是以入或室者謂登仙也荊州秀才張裴裳常爲五言有清拔之句云異林花共色別樹鳥同聲或以蛟龍錦賜之亦有得紺綉紺綾者唯河東裴子明爲詩不工罰

酒一石子明入斗而醉眼睛人譬之山濤及爾朱兆入京師或爲亂兵所害朝野痛惜焉出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廻八里市東南有皇女臺漢大將軍梁冀所造猶高五尺餘景明中比丘道恒立靈仙於其上臺西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侯剛宅市西北有土山魚池亦冀之所造卽漢書所謂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者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爲生資財巨萬有劉寶者最爲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匹至

於鹽粟貴賤市價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人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市南有調音樂肆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竊能爲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高平失據虎吏充斥賊帥万俟醜奴寇暴涇岐之間朝廷爲之旰食延伯總步騎五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卽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冠長

劖耀武於前儉起吹壯士箇歌曲於後聞之者懦夫成勇劖客思奮延伯膽略不羣威名卓著爲國展力三十餘年攻無牢城戰無橫陣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每臨陣常令僧超爲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延伯單馬入陣傍若無人勇冠三軍威振戎監二年之閒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中僧超亡延伯悲情哀慟左右謂伯牙之失鍾期不能過也後延伯爲流矢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師一時潰散市西有退酤冶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爲業河東人劉白墮

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羲以罷貯酒曝於日中
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京師朝
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
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齋
酒之番路逢劫賊盜飲之卽醉皆被擒獲因此復爲
擒奸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市
北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人以賣棺槨爲業貨轎車爲
事有挽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
其睡陰解其衣有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出
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鄰人追之變成一狐逸
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
人衣服靚粧行於道路人見而悅之近者被截髮當
時有婦人著綵衣者人皆指其狐魅熙平二年四月
有至此秋乃止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
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重門
落扇閭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緹繡奴婢裳衣五味
八珍僕隸畢口神龜年中以工商上僭議不聽衣金
銀緹繡雖立此制竟不施行

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
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人向子集爲夫雖云改
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向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
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
箭而倒卽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化爲茆馬從者數
人盡化爲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爲寺南陽人侯慶有
銅像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一頭擬爲金色遇急事
遂以牛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
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丑多以償色
焉覺悟心不遑安至曉丑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唯
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丑多亡日像自有金色
光照四鄰一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覩
尚書右僕射元稹閻里內頻有怪異遂改準財里爲
齊諧里也自退酷以西張方溝水東南臨洛水北達
邙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並名爲壽丘里皇
宗所立也民間號爲王子坊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
職珠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
聞犬豕之食笑獨不見牛羊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

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
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
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圃而有桃李夏綠竹柏冬
青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行造文柏堂
形如微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續爲繩妓女三百
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壘上
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
假爲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
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卽相率歸降秦民語曰
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琛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
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
其次有七百里馬十餘疋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
鑲環諸王服其豪富琛常語人云石崇乃是庶姓猶
能雉頭狐掖畫茆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
迎風館於後園窻戶之上列錢青鎖玉鳳銜鈴金龍
吐珮素奈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
會宗室陳諸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碗赤玉卮數十
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是西域而來金瓶銀甕百

餘口甌檠盤合稱是自餘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
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繡緹
紬綾絲綵葛越錢絹布等不可勝數琛忽謂章武王
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
志欲無限見之惋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
陽繼來省疾謂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爲歎羨以
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於融誰知河間
膽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
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于時國家殷富庫
藏盈溢錢絹露於廊者不可枚數及太后賜百官絹
任意自取朝廷莫不稱力而去惟融與陳留侯李崇
負絹過蹶倒傷踝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
手唯堪兩尺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經河陰之投
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壽壽丘里間列刹相望
祇洹鬱起寶塔高臨四月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間
寺觀其殿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萊仙室亦不足
過入其後園見溝瀆塞產口磴嵯峨朱荷出地綠萍
浮水飛梁跨樹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玉兔苑想

之不如也

仇藍詩

卷四

三

一

追光寺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略之宅也略生而岐嶷
勿則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爲黃門侍郎
元義專政虐加宰輔略密與其兄相州刺史中山王
熙故起義兵問罪君側雄規不就黨起周謀略弟兄
四人並罹塗炭惟略一身逃命江左蕭衍素聞略名
見其器度寬雅文學優贍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者
幾人略對曰臣本粗鄙目承乏攝官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鴛鴦接翼杞梓成陰如臣之比趙咨所
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衍大笑乃封略爲中山王
邑千戶儀比皇子又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劖卒
千人略爲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貢侈於務尚見
略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孝
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略歸國江革者蕭衍之
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不得無王略略曰臣
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還本朝收錄存沒因卽悲泣
徐哀而遣之乃賜錢五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繡
錦實玩之物不可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

詩贈者百餘人凡見敬禮如此比略始濟淮明帝拜
略侍中義陽王食邑千戶略至闕詔曰昔劉蕡好善
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啓陳國是用聲彪磐石義鬱
維城侍中義陽王略體自蕃華門勲夙著內潤外朗
兄弟偉如旣見義忘家捐生徇國永言忠烈何日忘
之往雖強擔爲梁金便言旋詣闕有志有節能始能
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日卽心立稱
故封義陽王然國邊地寓食他邑求之二三未爲盡
善宜比德均封追芳彙烈可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
尋進尚書令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略從
容閒雅本自天資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
野師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謚曰文貞嗣王
景式捨宅爲此寺

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惲所立也在閻閩門外御道南
有五層浮圖一所與冲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里
比丘曇謨最善於義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
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
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爲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

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義大乘章每彈指贊歎唱言微妙卽爲胡書寫之傳之於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爲東方聖人

大覺寺廣平王壞捨宅在融覺寺西一里許北瞻芒嶺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神臯顯敞實爲勝地是以溫子昇碑云西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壞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華名僧大德寂

以遺煥永熙年中平陽王卽位造軌浮圖一所是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中書舍人溫子昇以爲文

永明寺宜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時佛法經像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輜輶負錫持經適茲洛土宣武故立此寺俾以憩之房廡連亘一千餘間庭列脩竹簷拂高槐奇花異草駢闐堦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陲績紡百姓野店邑房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土風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

及魏亦未嘗至也今始有沙門焉子菩提拔陁自云
北行一月至勿稚國北行十二日至孫典國從孫典
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爲
大民戶殷富多出明珠金玉及水晶珍異饒檳榔從
扶南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蕭衍國拔陁
至陽州歲餘隨揚州比丘法融來至京師京師沙門
問其南方風俗拔陁云古有奴調國乘四輪馬爲車
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爲之其樹入火不燃凡南
方諸國皆因城郭而居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
義亦與西域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
四方浮海乘風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惡殺寺西
有宜牛里里內有陳畱王景皓侍中安定公胡元吉
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好士待物無遺尤善玄言道
家之業遂舍牛宅安置僧徒演唱大乘數部並進京
師大德超光曇藥四法師三藏胡沙門菩提流支等
咸預其席諸方技術之士莫不歸赴有時奉朝請孟
仲暉者武城人也父賓金城太守暉志性聰明學兼
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旨歸怕來造第與沙門論議時

號爲玄宗先生暉遂造人中俠綺像一軀相好端嚴
希世所有置皓前廳須臾彌寶座永安二年中此像
每夜行遙其座四面脚跡隱地成文於是士庶異之
咸來觀賜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三年秋忽然
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京師遷鄴武定五年暉爲洛
州開府長史重加採訪寥無影迹出閭闔門城外七
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於城下多壞民家
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橋或云
晉河間王在長安遣張芳征長沙王營軍於此因爲
張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語訛號爲張夫人橋朝
士送迎多在此處長分橋西有千金堰計其水利日
益千金因以爲名昔都水使者陳騤所造令備夫一
千歲恒修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伽藍記卷五

城北

禪虛寺在大夏門御道西寺前有閑武場歲終農隙
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羽林馬僧相善紙角
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張車渠擲刀出樓一丈
帝亦觀戲在樓恒令二人對爲角戲中朝時宣武場
在大夏門東北今爲光風園首蓿在焉

疑玄寺閻官濟州刺史賈燦所立也在廣門外一里
御道東所謂永平里也注卽漢太上王廣處遷京之

初創居北里直母亾捨以爲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麗精竹柏成林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來遊觀爲五言者不可勝數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幾刺竟皆去之唯有造瓦者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甕子人皆棄去住者恥唯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憩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能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通見其鬪鬪華美

乃曰是誰第宅遇值婢春風出自曰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婢雙聲春風曰儻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聞義里有巖煌人朱雲宅與惠生向西城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卽國之西疆也皇魏聞訪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爲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其數鳥雄鼠雌共爲陰陽卽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砂走礫舉目皆滿唯吐谷渾城左右緩

於餘處其國有文字况同魏風俗治政多爲夷法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鄯善城其城立王爲吐谷渾所居今城內主是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國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里至末城末城傍花果似洛陽唯土屋平頭爲異也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廢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恒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殷國王親見禮拜像載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卽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入戶有患以金箇貼像所患處得陰愈後人於此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像塔乃至數千懸絲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興時幡從捍麼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于闐國

王頭著金冠，併雞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爲飾，威儀有鼓角，金鉢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剪髮，劈面以爲哀戚，髮長五寸，卽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將一比丘石昆盧旃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忽聞怒，卽往看昆盧旃，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下向。」王詎永隆王言：「使我見佛當卽從命。」昆盧旃鳴鐘聲告佛，卽遣羅睺羅變形爲佛，從空而見真容，王五體投地，卽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令之覆瓦之影恒出屋外，見之者無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訥於今不爛非皮綵，莫能審之。于闐國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居，五果甚豐，食則麥麩，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婆羅門

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言：「使我見佛當卽從命。」昆盧旃鳴鐘聲告佛，卽遣羅睺羅變形爲佛，從空而見真容，王五體投地，卽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令之覆瓦之影恒出屋外，見之者無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訥於今不爛非皮綵，莫能審之。于闐國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居，五果甚豐，食則麥麩，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婆羅門

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月登葱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鉢猛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皆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咒殺商人盤陀王聞之捨子向烏萇國學婆羅門咒四年之中善得其術還復王位就池咒龍龍變爲人悔過向王王卽位徙之葱嶺山去此池二十餘里今日國王十三世祖自此以西山路欹側危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茲匪險峻關隴坂對此則夷自發

葱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夏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入西海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而種聞中國閼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葱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寒北風驅鴈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鉢和國高山深谷嶮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爲城人民服飾惟有毡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入畜相依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峯十月初旬入嚙噠

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氈爲衣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一藏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軟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貢王居大氈帳方四十步周廻以氈數爲壁王著錦衣坐金牀以金鳳皇爲牀脚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于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噭々國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戴一角長

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臣妻子皆隨傘頭亦但有角圓下垂狀似寶蓋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爲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國奉獻甚饒珍異按嚙噠國去京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境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木昔日甚淺後山崩絕流變爲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

人由之多致艱難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中旬入賒爾國漸出葱嶺土田曠迥民多貧困峻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鐵鎖爲橋懸虛爲度下不見底旁無挽提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上氣和煖地方數千民物殷阜匹臨淄之神州原田臘臘等咸陽之上下鞞羅施兒之所薩埵投身之地舊俗雖遠大風猶從國王精進菜食長齋晨夜禮佛

擊鼓吹貝琵琶箜篌笙簫備有日中已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不立殺刑唯徙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卽決土田肥美人物豐饒百穀盡登五鼎繁庶夜聞鐘聲遍滿世界土饑異花冬夏相接道俗採之上佛供養國王見大魏使宋雲來拜受詔書語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宋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來者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仙聖人並在其上說

王曰若如卿言卽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宋雲於是與惠生出城外尋如來教跡水東有佛曬衣處初如來在鳥場國行化龍王瞋恚興大風雨佛僧伽梨表裏通濕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曬袈裟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縱明見至於細縷亦彰年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佛坐處及曬衣所並有塔記水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初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王城北十八里有如來履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以踐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十餘僧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生卽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城北有陁羅寺佛事最多浮圖高大僧房逼側周匝金像六十軀王年常大會皆此寺國內沙門咸來雲集宋雲惠生見彼比丘戒行精苦觀其風範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

虎之處高山巖巒危岫入雲嘉木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目宋雲與惠生割捨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國剝皮爲紙折骨爲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緩山木冬青當時太簇御辰溫風已扇鳥鳴春樹蝶飛花叢宋雲遠在絕域因緣此方是吾懷之恩觸修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咒然後平善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一口兩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太子草菴處去塔一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達樹不去婆羅門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爲泉水室西三里天帝什化爲師子當路蹲坐遮爍姪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阿周陀窟及門子供養育父母處皆有塔記山中有昔五百羅漢牀南北兩行相向坐處其次第相有大寺僧徒二百人太

子所食泉水北有寺恒以驢數頭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發午至每及中餐此是護塔神渥婆仙使之然此寺昔日有沙彌常除灰因入神定維那挽之不覺皮連骨離渥婆仙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渥婆仙立廟圖其形像以金箔貼之隔小嶺有婆奸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夜叉常來供養灑掃取薪凡俗比丘不得在寺大魏沙門道榮至此禮拜而去不敢留停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揚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爲嚙噠所滅遂立敕懲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暴凶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事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愿自恃勇力與罽賓爭境連兵戰鬪已歷三年王有鬪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捉刀槊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山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詣軍通詔書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其倨傲未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諸國經過險路得無勞苦也宋雲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

經論道路雖險未敢告疲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
寒暑驟移不無損敝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
問宋雲初見王是夷人謂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
書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
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咄咄烏揚王並拜受詔書大
王何獨不拜王答曰我親見魏主則拜得書坐讀有
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
亦坐讀書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
洽甚薄時跋提國送師子兒兩頭與乾陀王雲等見

之觀其意氣雄猛中國素畫莫參其儀於是西行五
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十餘僧復西行
三日至卒頭大河河西岸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
河而出十二年中以肉濟人處起塔爲記石上猶有
魚鱗紋復西行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城郭端
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上饒珍寶風俗淳善其城內
外凡有古寺名僧德衆道行高奇城北一里有白象
宮寺內佛事皆是石像裝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
箔眩曜人目寺前繫白象樹此寺之興實因茲焉花

葉侶棗季冬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圖太子夫妻以兒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莫不悲泣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有塔寺石寺石上有伽葉佛跡復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道藥傳云城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此之時與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迦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二百年來果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遊城東見因童子累牛糞爲塔可高三尺俄然即失道藥傳云童子在虛空中向王說偈王怪此童子卽此童子卽作塔籠之龕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人然後王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道藥傳云三百九十步從此構木始得齊等道藥傳云其高三丈悉用丈石爲陞階砌楹拱上構衆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板高三尺金盤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藥傳云鐵柱八十八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施功旣訖糞垢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看

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
滿今天宮籠蓋之雀雖浮圖自作已來三經天火所
燒國王修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火所燒佛
法當減道藥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既訖猶有鐵柱無
由能上王於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
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樓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
後輓轎綾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
其不爾實非人力所能舉塔內佛事悉是金玉千變
萬化難得而稱也日始升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

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爲第一此塔初成用珍珠爲
羅網覆其上於後數年王乃思量北珠網價值萬金
欲崩之後恐人侵奪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一解
珠網以銅鏤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上種
樹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像各
高丈五恒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卽有禍變
刻石爲銘囑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
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圓高二丈甚
有神變能與世人報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

凶者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既在遠國恐不吉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上指觸之鈴卽鳴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惠生初發京師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囊五百枚王公卿士帽二千口惠生徒于闐至乾陀所有佛事處悉皆流布至此頓盡唯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昆王塔宋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鎔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什迦四塔變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來爲尸昆王救鵠之處亦起塔寺昔尸昆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梗米燋然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瘧患彼國人民須藥日取之道藥傳云至那迦羅訶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至耆賀懸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筒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時一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髮並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鹿見佛影窟入山十五步四向戶遙望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衆相炳然近看瞋然以手摩之唯有石壁漸漸却行
始見其相容顏挺特世所希有窟前方石石上有佛
跡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處窟北一里有日連窟窟
北有山山下有大佛手作浮圖高十丈云此浮圖陷
入地佛法當滅并爲七塔塔南石銘云如來手書胡
字分明於今可識焉惠生在烏揚國二年西胡風俗
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光三年二月始還天闕街
之按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今依道藥傳宋雲家記
故並載之以備缺文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

戶十萬六千餘廟社官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爲一
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
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遷
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芒山上有馮王
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元領軍寺劉長秋嵩高
中有閒居寺栖禪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
有昇道寺栖禪寺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
瀍澗有白馬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旣郭外不在數限
亦詳載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